

Jade's and Dragons



现世宝

「美」德龄 著

顾秋心 邓伟霖 译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Jades and Dragons



现世宝

[美] 德龄 著

顾秋心 邓伟霖 译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BROADCAST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世宝 / (美) 德龄著; 顾秋心, 邓伟霖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43-52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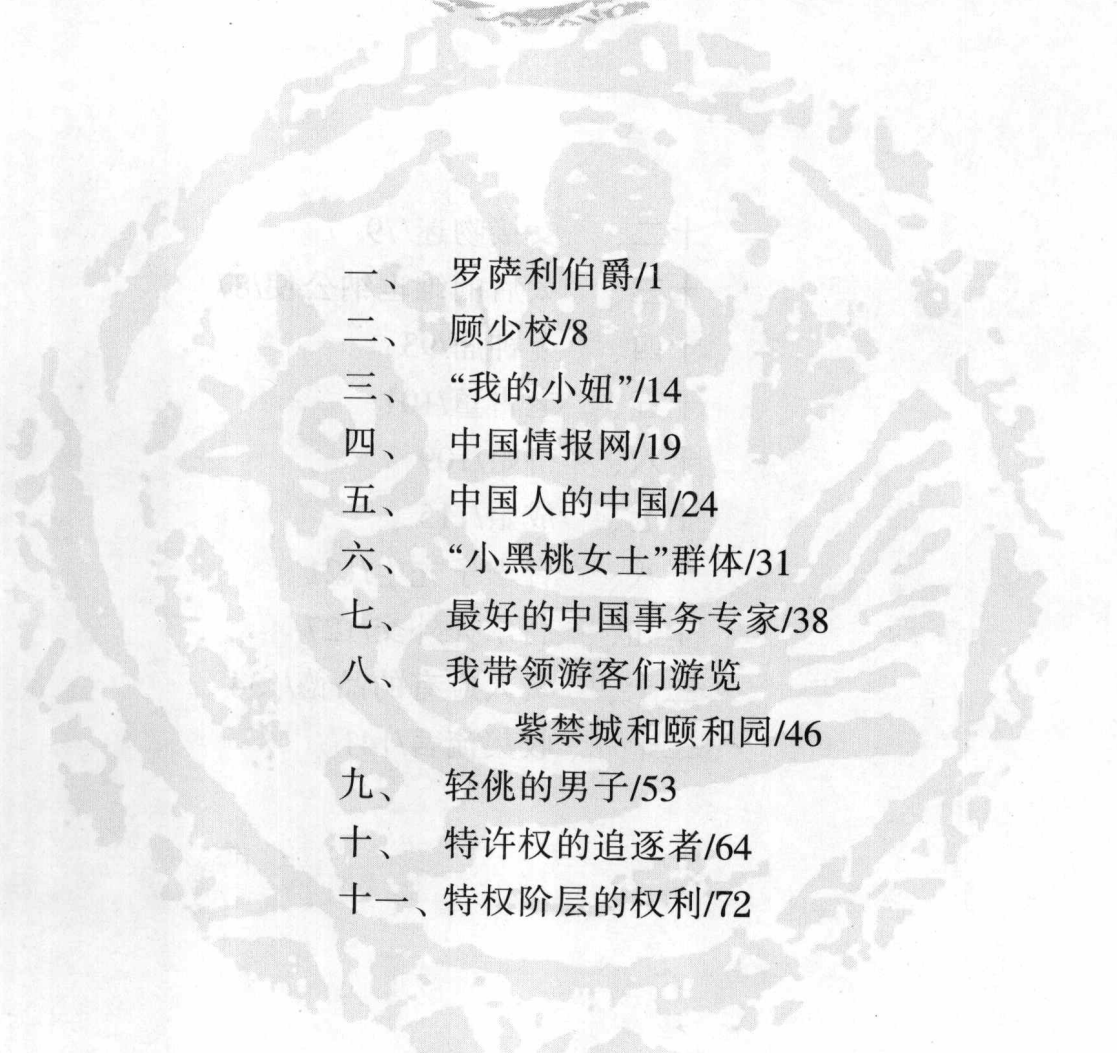
I. 现… II. ①德…②顾…③邓…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936 号

现 世 宝

作 者	[美] 德 龄
译 者	顾秋心 邓伟霖
责任编辑	李亚明
封面设计	张一山
插 图	张一山
责任校对	谭 霞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68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129 (千) 字
印 张	9.5
彩 插	21 幅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256-9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 一、 罗萨利伯爵/1
- 二、 顾少校/8
- 三、 “我的小妞”/14
- 四、 中国情报网/19
- 五、 中国人的中国/24
- 六、 “小黑桃女士”群体/31
- 七、 最好的中国事务专家/38
- 八、 我带领游客们游览
 紫禁城和颐和园/46
- 九、 轻佻的男子/53
- 十、 特许权的追逐者/64
- 十一、 特权阶层的权利/72

- 
- 十二、 女接吻迷/79
十三、 太后的维也纳公使/87
十四、 爱神庙/93
十五、 老古董/101
十六、 待婚/109
十七、 成婚/115
十八、 青李子先生/121
十九、 高尔夫外交/127
二十、 贵人应有的品德/134
二十一、 收集流言/141

一、罗萨利伯爵

某外国使馆的罗萨利伯爵心情烦躁地从窗口眺望着使馆大街。街上响着汽车的喇叭声、洋车夫的尖叫声和他们的脚底板踏在路面上的“吧嗒吧嗒”声以及送水工人的车轴发出的“吱吱”声。为了赶路，车上的水不停地泼洒到地上。窗外，北京的生活充满了生气。那种生活是狂乱的、粗野的、拥挤的。人群中有黄皮肤的、白皮肤的以及浅黄皮肤的人，成百上千的人在街上闹哄哄地来去匆匆。

空气中充满着春天的气息，罗萨利伯爵的心也被这春天的气息搅得烦躁不安。在半垂的窗帘后面，屋里的空气却是宁静的。罗萨利伯爵坐在书桌边，向外眺望着使馆大街。

他试图分析一下自己的情绪，是什么事情突然勾起他如此浓厚的怀旧之情？为什么突然有强烈的欲望要挣脱办公室的束缚，冲出去到暖和的阳光下，像一个无拘无束的天真的年轻人一样，欢乐地雀跃？他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

使馆里很寂寞，尤其是对一个单身男人。如果只能同自己那个懒散而笨拙的、替他收拾房间、整理床铺、洗洗涮涮的保姆用夹生的英语或蹩脚的法语说几句话，那还能有什么乐趣？这地方多么需要一个女人啊！

“天啊！”他对自己说。“是不是我变得伤感了？是不是那讨厌的四十来岁人的抑郁心理使我产生了邪念？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但是罗萨利伯爵错了。他其实常常有这种感觉，只是他从没有试图来分析一下自己的感情。

他沉入了幻想，尽管他的眼睛仍然透过那半垂的窗帘的缝隙眺望着那拥挤的使馆大街。许多穿着各式各样脏衣服、身上发出臭味的中国妇女在街



上走过。她们的脸很肮脏，她们的眼睛淌着眼泪，有些人走路的样子特别难看，因为她们从小就裹了脚。

罗萨利曾经听说过有人亲眼看见她们定期地放松那裹过的脚……

他因为厌恶而战栗，目光离开了窗户。说得更确切些，当他刚要转身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到了一个穿戴华丽的女孩子身上。她庄重地走过窗口，用她的天足优雅地走着。

这个女孩和别的女人不一样。从女孩转过来的头，罗萨利伯爵看到了一张像宝石一样的脸。

这张脸，是使人终生难忘的，特别是对于一个被春意惊扰了的男人的眼睛；这是罗萨利从未见到过的最美的、最迷人的脸。顷刻间，她的眼神好像射进了伯爵的眼睛。当然，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他在里面，她在外面，她当然不可能看到他。再则，窗帘半垂着，伯爵坐着的房间是在阴影中。

然后，女孩走过了窗口，那张脸也随之消失了，仅仅是这极短暂的一瞥，对罗萨利伯爵却产生了奇怪的影响。那个困扰着他无法解答的问题，现在找到了答案。他们脸发烧了，他的呼吸有些短促，情绪激动。当他眼睛看着书桌，再回想刚才那一幕的时候，他的双手颤抖着。

他必须抓紧时间。那女孩子可能早就到了街的尽头，在某一时刻转入了小巷，找不到了。罗萨利下定决心，因为稍一犹豫，他这一思想可能就要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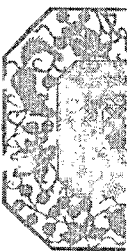
“小伙子！”他喊道，“小伙子！你这死鬼到哪里去了？”

罗萨利的管家实际上不是一个小伙子，和四十来岁的他年龄相仿。他像平时一样轻轻地走进来，听候主人的吩咐。

“小伙子，”罗萨利伯爵说，这时他脸又红了，讷讷地说，“我从窗口看到一张女孩的脸……”

但是罗萨利没有接着说。这个中国管家很能领会男人在春天到来时候的心态，他的思想远远地超越了他的主人。

他冲到门外，招呼他的副手，叫他飞速奔到使馆大街的尽头，找到刚才经过罗萨利伯爵窗口的女孩。如果他不能带回关于那女孩的情况，那就小心



他的脑袋!

然后他回到他主人的办公室。

“主人,安排好了,”他镇静地说。

“安排好了!”罗萨利喊道,“什么?你说‘安排好了’?我并没有向你下过什么命令。你做了什么?”

“主人要找那女孩子?我知道她在哪儿!”

罗萨利伯爵脸色苍白,他厌倦了在国外多年的懒散生活。在那里,一个外国使节的生活纯粹是游手好闲,管管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闲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想什么就想什么,实在无事,就用白嫩的软绵绵的手摸几下稀疏的胡子。

他挥挥手让管家离开。

半小时过去了。

管家敲门进来。

“怎么样?”罗萨利问。

“那女孩啊,”管家开始用蹩脚的英语说,为了让大家能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这里把他不规范的英语都给改正了,“她出身很好,是一个警察的女儿。她一直没有和男人接触过,对男人一无所知,她是一个好女孩,家里管教得很好,但是……”

管家犹豫了,但是他的嘴唇上露出一丝微笑。

“但是什么呀?该死的你!”罗萨利伯爵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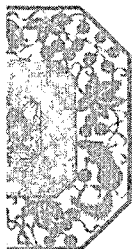
“她的家庭虽然不错,主人,但是比较穷。钱是可以买很多东西的,如果主人舍得花钱的话……”

就在这一刻,罗萨利当机立断作了决定。

“能不能做到这样:不要提到我的名字,这样可以全北京的人都不知道我们的计划?”

“那没问题,主人。”

“听着,小伙子,”罗萨利严厉地说,“如果有一点流言传出去,我要打断你的腿!”



这管家一想到事成之后将会得到一大笔赏钱，就急匆匆地跑出办公室，想通过迂回的途径去筹划如何实现他的目标。

首先他找到了那个身上肮脏的保姆，悄悄地告诉她主人的愿望。

“你认识那个女孩子吗？”他问保姆。

因为这保姆是管家的好朋友，所以他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她，和她商量这件微妙的事情。

“我不认识她，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她是使馆秘书家的一保姆，我可以请她帮忙处理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告诉她，这件事情必须绝对保密。”

这保姆很严肃地答应了。

作为一个精明的管家，他在等待保姆的回话期间，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件事。如何迎来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罗萨利伯爵是个有地位的人。他的官阶规定他可以乘一顶由四人抬的绿色轿子。这样，他美丽的客人自然也要享受这样的待遇了。

所以，当事情谈妥了，女孩和她的家庭也都表示满意了——这一点，对于熟悉中国国情的管家是毫不怀疑的，他就盘算着，为了保密起见，等天黑透了，他就派出他主人的轿子去接女孩。轿子必须在黎明前回来，因为这时候街上除了劳动阶层的人群外，不会有其他人，而劳动阶层的人群是不会注意这顶轿子的。

然后管家进一步考虑。

由于罗萨利伯爵的官衔使他有资格乘绿色轿子，所以对于有资格乘绿色轿子的官员应享受的礼仪也都得一一执行。那就是说，轿子上路时，所有的平民必须让路，街上的士兵和警察必须对他，或者说对轿子立正行注目礼，等等。

这样一来，在轿子接女孩子的来去路上，人们自然以为轿子里坐着的是罗萨利伯爵。

但是，如果轿子是在天黑以后送出，黎明以前回来，那谁又能看出轿子的颜色呢？所以使馆的一对灯笼，上面用大号字写着使馆的名字，必须有前

Jades and Dragons

面开路。由于管家不认识灯笼上的字,那么是否可以假定,普通老百姓也认不得灯笼上的字呢?这是显然的!所以轿子和灯笼必须一起出动,互相证实。

这时候,管家回到他主人那里。这已经是吃晚饭以后了,在中国,这时间大约是在晚上九点钟左右。

“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主人,”他简短地说,“您只要准备好五十两银子,在小刘明天早晨离家之前送给她。”

次日早晨,名叫小刘的女孩离开使馆回家已经很久了,一丝疑虑又袭上了罗萨利伯爵的心头。他招呼他的管家。

“小伙子,”他说,“你肯定这件事做得绝对秘密吗?”

“是的,主人,”管家坚定地回答。

“你是怎么了解到这女孩的情况的?”

“那天,副管家没有找到这女孩,我就让保姆帮我打听,她自己不并不认识这女孩,但是她有一个朋友是使馆秘书家的保姆,她了解那女孩,事情就是通过她办妥的。”

“和谁谈妥的?”

“和小刘的父母。”

“他们是上等人吗?他们会不会把这事告诉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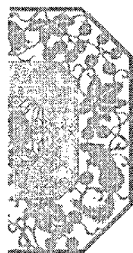
“他们认为,他们的女儿能够成为主人的……哦,主人的好朋友,他们感到非常自豪;但他们是非常谨慎的,因为我一再关照,这件事必须保密,如果他们要告诉别人,那只能告诉他们最熟悉、最亲密的朋友。”

“那么,”罗萨利伯爵痛苦地叹息着,“他们的朋友多不多呀?”

“哦,那当然了!”管家热情地喊道,“他们有很多朋友。现在小刘是伯爵的好朋友了,他们脸上有光彩,如果他们以前只有一个朋友的话,现在就会有十个!”

“你们是怎么把小刘接过来的?”

“用主人的轿子。但是这完全没有问题,主人,因为谁也看不见轿子里面,不管谁看见轿子经过,自然以为里面是您。所以我用了您的轿子,并且还用使馆的灯笼来进一步消除别人的怀疑。”



罗萨利伯爵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用微弱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继续说。

“你说人们会认为我在轿子里？而轿子昨天夜里天黑以后都停在小刘家？那么人家会不会想，我是在小刘家过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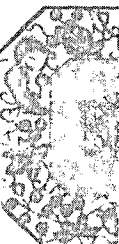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真情，毕竟他们只是看到了轿子。”

“一顶绿轿子，两个写着使馆名字的灯笼在前面开路！”

“主人可以放心地把这件事交给我处理，我会小心地使这件事成为绝对的秘密。”

罗萨利伯爵心事重重地用他那纤弱的手指胡乱地抓着头皮。

“那么，小伙子，”他气喘吁吁地说，“你确切地告诉我，谁知道小刘昨夜在我这里？”



“只有很少几个人，主人，”管家一边回答，一边扳着手指头数。“你的保姆、使馆秘书的保姆、小刘的父母以及这些人的最亲密的朋友、一些需来往的媒人、昨天去追这女孩而没有追上的副管家、四个轿夫和两个打灯笼的人。这些人可能告诉他们的家属，但不会告诉别人。当然还有那些看着她进来又离去的仆人，我让他们守着她安全地离去。”

“还有，除了这些，”脸色煞白的伯爵说，“还有街上的苦力，他们认识我的轿子和灯笼，尽管他们不认识字，还有那向轿子致敬的士兵和警察，还有小刘家的近邻，他们看到小刘离家，说不定还等着看到她回来，还有……哦，你知道小刘自己有多少朋友？”

“哦，她在她同龄的中国姑娘中是很出名的，而且在她交往中……”

罗萨利伯爵从抽屉里拿出左轮枪朝管家开了三枪，但是在伯爵还没有来得及扣扳机的时候，管家逃离了这房间。

那天，罗萨利伯爵去参加了在北京一家有名的大饭店里举行的午宴，那是为了听一位在中国居住过多年的美国人的演讲，这位美国人的话有相当的权威。在演讲中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是没有秘密的！”

罗萨利伯爵低着头，眼睛盯着碟子。顿时，他感到在这个大宴会厅里，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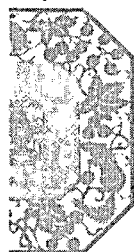
Jades and Dragons

Jades and Dragons

男女女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但是,当然,他自己对自己说,那天晚上,当他等着他的绿轿子在黑夜中把小刘从她家接到他家的时候,他可能犯了个错误。

她的管家曾向他保证,每一步都是做得绝对秘密的,而他又是绝对受信任的管家!

一、
罗
萨
利
伯
爵



二、顾少校

顾少校是北京警察局里一位高贵的、显赫的要人。他通常总穿着制服，因为那样最有利于显示他身上的几排奖章，那些都是国外来访的领导人颁发给他的。由于顾少校是一位警官，所以在这些访问中，他总是很显眼的，高官们发给他奖章就是因为他始终如一地忠于职守。

自从得到第一块奖章后，他对来访问的贵宾的护卫工作就做得更加尽力和更加周到。顾少校会说英语，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谦虚，据他自己声称，他的英语水平非常不错，再则，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使用英语的机会。顾少校认为，他的英语知识使他具备了进入北京上层社会的条件。要知道，进入北京上层社会是很不容易的……

例如“我的小姐”进入上层社会的过程就是证明。关于“我的小姐”其人，我们以后还要介绍。

据顾少校说，他认识所有的社会名流。如果不断提示的话，一些社会名流也会承认他们知道顾少校。

顾少校也认识“我的小姐”，本来嘛，北京的单身男人谁不知道“我的小姐”？

顾少校是一个爱干净的小伙子。他是如此地爱干净，以至于他那红得发光的脸上常常残留着肥皂的痕迹。他随时注意着要给别人一个好印象，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成功者。

当他一开始试图进入北京上层社会时，并不是十分顺利；但是他对自己的英语有很强的自信心，并想借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开始对一位美国夫人作一次很正式的拜访。这位夫人的丈夫最近刚进入使馆工作，她的仆人把顾少校接进了屋里，可能因为顾少校身上的三排奖章、容光焕发的脸和那亮



得像镜子一样的皮靴使那仆人很震惊。

夫人很有礼貌地接见了顾少校。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她看到了顾少校的官衔,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她刚到北京不久,不了解这里的习惯。在这里,出身于高贵门第的人或者进入了上等社会的使馆工作人员都是不愿接待警察到家里做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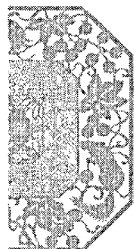
顾少校风度翩翩地来到夫人跟前。

“亲爱的兰夫人,恕我冒昧拜访。”

兰夫人的脸顿时红了,但她竭力控制着自己,以便表现出彬彬有礼的仪表。由于她丈夫是个外交官,她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了多年,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外交家。

“啊,您是顾少校吧?”她招呼着。“请坐!”

“我肯定是来迟了!”顾少校回答道。“每当有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来到我们可爱的北京,我总是最先去拜访他们,并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方便。我比较精通英语,并且熟悉中国文化。我的优越条件同时了解中国和外国,并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异。这样,由于两个民族缺乏误解^①而形成的隔阂,我就不能^②为他们沟通。所以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要求的话,我可以为你们提供协调和帮助。”



兰夫人的脸窘得几乎和这位可敬的、和善的少校一样红。但是她想明白了,这位少校一定是一位重要人物,否则他不可能那样轻而易举地提出来要帮助自己。

“我衷心地感谢您,少校,”兰夫人一边不在意地,但又是很明显地看了一下她的手表。“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我丈夫。的确,在北京的外国人中,我们认识的人很少,面对有教养的中国人,我们更是一个都不认识……”

顾少校急急忙忙地打断了她的话。

① 由于顾少校英语水平较低,说话经常出现错别字,这里他把“理解”(understand)说成了“误解”(misunderstand)。——译者

② 把“能够”(able)说成了“不能”(unable)。——译者

“请原谅我的急性子，兰夫人，”他说，“但是我对他们很熟悉，我能知道哪些人您应该避免和他们接触，哪些人您应该制服他们。”

“您愿不愿意到使馆去拜访一下我的丈夫，把您的建议再向他重复一遍？”

“但是，兰夫人，有这个必要吗？我常常到使馆夫人家去，我屈辱^①地受到她们喜爱，她们倾听我的建议，并且每当我去拜访她们的时候，她们像对待们最亲密的朋友那样地欺骗^②我。当然，这是因为她们理想化^③我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因为我熟悉所有的北京上流社会的人。”

“当然，顾少校，并且您知道，我和我丈夫是一对忠诚的伴侣，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所以我必须告诉他您来访的事，我们任何时候都欢迎您来访。”

听到这话，就像他过去多次经历过的那样，顾少校觉得他已经达到了给兰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的目的，并且也已经和兰夫人建立了牢固的友谊。他像玩具盒里的小木偶一样，兴奋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抓住了兰夫人的手欢快地摇着，红脸上焕发出欣喜的光芒，同时盘算着他计划中的下一步。他的计划正向着预定的目标顺利地进行着。

“那我们是朋友了，兰夫人？您不介意明天下午和我一起驾车去西山作一次小游？使馆里的烦琐事务整天纠缠着您，使您生活沉闷。亲爱的兰夫人，我相信，一次短暂的游览能使您得到很好的休息。”

“我非常愿意和您一同去西山，少校，”兰夫人答道，随即脸上出现了一种严肃的表情，这一点，顾少校完全没有注意到，“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顾少校急切地问。

“在游览过程中，我像通常一样坐在后座，而您充当我的司机！我希望，亲爱的少校，您能谅解我。我对明天下午的这次旅游感到很大的乐趣！”

①把“荣幸”(honor)说成“屈辱”(dishonor)。——译者

②把“接待”(receive)说成“欺骗”(deceive)。——译者

③把“认识到”(realize)说成“理想化”(idealize)。——译者

于是兰夫人离开了房间，留下顾少校独自坐在那里搓他的大拇指，或者他愿意的话他就离去。管家站在门口，看到了女主人对他的暗示，于是他把顾少校的帽子和手套递给他，顾少校这才决定，他的拜访该结束了，于是离开了屋子，一边盘算着他该到哪里去借一辆车供明天的游览。

他离开的时候，心里反复回忆着与兰夫人见面的一些细节，特别是关于兰夫人建议让他开车，作为她的司机。作为她的司机啊！这时，他第一次开始怀疑他的这次拜访是否成功。

“但是这没有什么，”他按照自己满意的思路分析了整个会面过程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位好夫人可能喜欢和我开一个小玩笑，外国人习惯于那样。哈哈！我要让兰氏家庭成员知道，我对于外国的轻佻并不是一无所知，虽然这件事情涉及我，但我不拒绝。”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夜间，当兰氏夫妇参加完在瓦冈列茨饭店举行的晚宴后，回到家里时，他们遇到了一种中国习俗，对于这种习俗，他们过去是一无所知。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信念，就是说，一个人在朋友家里，就要完全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一个人的家也属于他的朋友们，这些朋友可以像用自己家的东西一样地任意使用这个屋里的东西。而且，一个朋友到你家去拜访，任意使用你的东西，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对你最大的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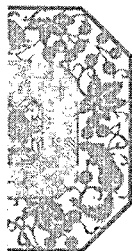
于是……

像前面所说的，兰氏一家人回到自己家里，这时候，兰夫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兰先生关于顾少校来访，并自我推荐能帮助他们进入北京上流社会的事情。兰先生侧耳倾听。

在二层楼上楼梯口附近传来了流水的声音。

“该死的管家！”他最后说。“他睡着了，让水在浴缸里流。他居然能扔下一个管家最重要的任务而去睡觉了！我要让这家伙知道，雇用他的是有地位的人，不是懒散的乡巴佬！”

兰先生一步跨三级地奔上楼去。兰夫人在楼下，不耐烦地用脚跟敲着地板，抬头望着楼梯顶等候她丈夫回来。兰先生进入浴室，“砰”的一声把门关



上,从门后面传来一声惊异的喊声,或者说是一句不老练的咒骂,然后从门后面传来了一连串激烈的争吵声。

这个外交官几乎要气疯了,站在楼梯顶上,对着楼下的兰夫人挥着他的食指愤怒地控诉着,这一情景持续了约有十分钟。

“他用了我的最好的剃刀、我们所有的毛巾、你的浴盐、我的进口的剃须膏、你的牙刷……现在他正在我们的澡盆里舒适地洗着他的脏身子……”

“谁?”兰夫人气喘吁吁地问。“那是谁?”

“不是谁,是顾!这黄皮肤浑蛋说他没有错,说他是你的好朋友,你接受了他的邀请明天去游西山,说你告诉他,只要他愿意,他可以随时来,按照这里野蛮的习俗,他可以使用这屋里的一切!”

“什……什……什么?”兰夫人喘息道。“你是说顾少校吗?”

兰先生回到楼下,回过头望上去,浴室门依然关着。

“我相信他说的他是少校。你说了他可以使用这里的一切吗?”

兰夫人完全语塞了,她无法回答。兰先生看着她的脸,满意了。

“艾玛,”他关心地说,“你最好把我们的卧室锁起来!待一会儿他可能就要到那里去了!”

兰夫人虽然可能不欣赏她丈夫这种幽默,但为了给自己解围,还是立即离开了这里到卧室去了,仍然什么也没有说。

“还有一件事,艾玛,”兰先生在她后面叫她,“你最好把你自己也锁在卧室里,因为我完全不能肯定,在中国,朋友之间的好客的情谊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兰夫人走进卧室,把身后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上了锁,把自己关在屋里了。

五分钟以后,她又听到有人说话了,这是那个就在当天下午访问过她的穿制服的人的声明。

“我真是太失态了,兰先生,”那声音说,“我赶紧来改造^①你,我以后再也

① 把“告诉”(inform)说成了“改造”(reform)。——译者